



師徒永訣

孟小冬在余門學藝，苦修五年。而這五年又恰恰是叔岩生命最後的病中五年。他不顧身患沉痾夜以繼日，向孟小冬傳授自己的拿手傑作；而孟小冬亦不論寒暑，不顧風雨，鍥而不捨地向乃師求教。特別叔岩在病重期間，為示範某個身段，常常累得滿頭冷汗，忍住痛楚，盡力而教；孟小冬在乃師病重住院之時，日夜侍奉，衣不解帶，二月有餘。一片至誠，常使叔岩感動不已。師徒互憐互敬，情逾骨肉，五年如一日，因而最後終於鑄就了孟小冬這個余氏衣鉢的唯一傑出傳人。

余叔岩的病最後確診為膀胱癌，是泌尿系統出了毛病。那時還沒有「癌」的概念，只說生了毒瘤。其實叔岩早在二十歲時，每遇演出過累，小便即帶血，又因他少年得志，沉溺於情場生活而不能自拔，直到吐血，嗓子嘶啞，不得不放棄舞台生活，居家休養。後來因嗓子遲遲難以復原，只得在「春陽友會」做了幾年的票友。他得到青衣泰斗陳德霖的賞識，二十三歲時做了陳的東床快婿，並受到岳父的諄諄教誨與幫助。

陳德霖曾對叔岩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戲班裡有句古訓，叫做『一個戲子，半個和尚』。你既想當角兒，就要懂得如何珍惜自己的身子和嗓子，除非你別幹這一行。」叔岩幡然醒悟，從此用心練功喊嗓，保養身子。二十六歲有幸拜譚鑫培為師，刻苦鑽研，藝乃大進。二十九歲時得以為梅蘭芳「跨刀」，正式恢復演藝生活，嗓音漸漸好轉，其後又曾和楊小樓、荀慧生等合作演出。一九二六年冬，在一次年終窩窩頭會上與梅蘭芳、楊小樓合演大軸《摘櫻會》，獲得空前成功，名震京城，蜚聲南北，與梅蘭芳、楊小樓並稱為「三大賢」，被譽為「老譚再世，譚派第一傳人」。這個階段是余叔岩舞台生活最為光輝的時期，還錄了一批好品質的唱片，暢銷海內外。不久他的尿血症又時而發作，身體愈來愈差，可謂聲譽日隆，而體質日衰。有一次，他在《戰太平》的演出中，剛化好妝，穿上靠，卻想小便，因感脫袍卸靠太麻煩，此時又正急於上場，

心想稍忍一忍，待會再說。但這齣戲花雲是主角，一場接著一場，直到個把小時戲演完了，才上廁方便，不想竟排不出尿來。經醫院輸通，雖無太大痛苦，但發現尿血嚴重，只得服藥治療。身體日漸虛弱，嗓音再次沙啞，幾至歌不成聲，休養年餘才略有起色。而後他的身體和嗓音均時好時壞，對外營業戲基本上停演，至多應付一下堂會或義務戲的演出。

一九三四年秋，余叔岩的家鄉湖北水災，他義不容辭參加了賑濟義演，劇目為《打棍出箱》，這是一齣唱做都很繁重的戲，也是余叔岩最有功夫的代表傑作。由於他已多年未登臺，海報一出，戲票即被搶購一空，為使更多買不到票的人聽到，當晚無線電台作了廣播。身體原本虛弱的余叔岩，雖養息數年，這樣一齣大戲，聚精會神，一絲不苟地支撐下來，實感疲乏不堪。過後，小便又出現尿血，如此反覆，真可說是三起三落。

他最後一次演出是在一九三七年春，為摯友張伯駒四十歲生日祝壽，在福隆寺福全館陪張演《失空斬》的王平，以後即結束了舞台生活。同年的四月，余叔岩的小便裡又發現有血，他考慮到自己的尿血症久久不愈，特別每到春季就要發病一次，目前雖無特殊的症狀，但老是這麼拖著，總是一塊心病，精神上也感到苦惱。而且也顧慮這個病如不早除，將來終為大患，因此他把姚氏夫人和慧文、慧清姐妹一齊叫到身邊，共同商議。此時立志將要學醫的大女兒慧文，支持父親住院手術治療；慧清擔心父親身體虛弱，經不起開刀痛苦；而姚氏夫人認為不必開刀，仍請郎中湯藥調理。經過幾番考慮，叔岩本人意念堅決，最後決定住進當時北平醫療級別較高的德國醫院徹底治療。經過德國醫生史帝夫檢查診斷，膀胱生有腫瘤。史大夫表示不用開刀，只要用一種儀器放入膀胱內，把腫瘤吸出即可。這次住院達兩月之久，出院時叔岩十分高興，因為沒有開刀就順利地解決了這個腫瘤，轉危為安。回到家裡後親自寫了「救我垂危」四個字的大匾送給醫院，並且在春華

樓設宴招待醫生和護士，表示謝忱。

出院後的一年多裡，病況還算穩定，健飯如常。乃收李少春、孟小冬列於門牆。此後每到春季或稍有勞累，舊病就要復發一次。一九四一年夏初，他的尿血突然加劇，此時德國醫生已離開北平。經友人勸說，乃進協和醫院治療，經化驗診斷為惡性腫瘤，須手術割治，由泌尿科主任醫師謝元甫擔任主刀。謝大夫惋惜地說，如果早動手術，也不致變成惡性，上次德國醫院用儀器「吸」，腫瘤受到刺激反而變成惡性的了，這次爭取徹底將腫瘤切割乾淨。

手術之前，叔岩顯得有些緊張，也很悲觀，要向家屬提出立遺囑，謝大夫用廣東味的國語安慰叔岩，說：「請您放心好了，毒瘤割了之後，手術肯定會成功，您又能登台演唱了。」叔岩不諳粵語，未能完全聽懂謝大夫的話，還誤以為要請他唱一段，於是趕緊支撐著坐起來，張開口，真的放聲高唱了起來：「平生志氣運未通，似蛟龍困在……」叔岩雖然用足丹田底氣，但嗓子很啞，什麼立音、亮音全然使不出，不過他唱得非常認真。起先謝醫生和護士及周圍的家屬、親友都吃了一驚，孟小冬和余二小姐面面相覷，不知所措，正要上前告訴他是聽誤會了，謝大夫搖手向她們示意，意思是不要去阻止他，讓他唱下去。叔岩勉強把《擊鼓罵曹》第一段的四句原板唱完，周圍的人都心酸地向他報以掌聲，孟小冬則難過地流下眼淚。

手術是成功的，膀胱腫瘤已經切除，並以電光照烤患處，促其早日收口。為避免小便再經尿道，而致病態發生變化，採用一條皮管插入膀胱導尿，皮管每天清洗一次，十天半月，視情況再更換新的皮管。手術前的病痛已得到緩解，只是行動上略感不便，其他一切均逐漸恢復正常。

這次在協和醫院住了三個月，中秋節後回到了家，導尿管仍繼續使用，由謝大夫派助手李醫生每天上門幫助清理、消毒。插尿管也是有一定難度的技術，放入膀胱的深淺要適當，過深過淺都不合適。

叔岩在家靜養，每天足不出戶，家居課徒為樂。有時精神稍好一些，也常到大門口站一站，藉以消閒解悶。不久，親友又恢復了往常一樣的熱鬧，琴師王瑞芝按時為他吊嗓，身體也一天一天明顯地好了起來，朋友們都祝賀他不久即可重返舞台，叔岩亦深自慶幸。他何嘗不想像在數月前醫院裡唱的那段戲裡的後兩句一樣「有朝一日春雷動，得會風雲上九重」呢？然而，遺憾的是，他這段生活僅維持了一年有餘。一九四三年春，血尿又再次復發，而且來勢很猛，小便中已無尿，竟是血了。自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協和醫院被日本人沒收了，謝大夫等均逃離了醫院，他的那位助手李醫生也不知去向。導尿的管子無處購買，病急時，家人只得把他送到要好朋友、協和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張慶松家裡，臨時採取一下應急措施，叔岩的病無法得到繼續治療，只能在家待時而已。

同年五月十六日，叔岩病情突然加重，時而昏厥且血尿仍不止。一代宗師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夫人及三個女兒，愛徒孟小冬，好友竇公穎、周潤甫、李稚齊等人隨侍在側。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，余叔岩病情惡化，張慶松、劉植源等醫師又被請來診視搶救，終以藥石無靈，於當晚九時半與世長辭，終年五十四歲。

臨終前半個月，余叔岩自知病入膏肓，不能久長，囑咐家人處理遺產，現款的十分之二用於治喪，一部分遺產捐贈社會福利事業，剩下的由一妻三女分得。

余叔岩睡的金絲楠木棺材，是十年前購置的。此木材來源，是過去拆除西便門外小橋的橫樑，由宣外榮盛桅廠購得，共打製棺木

三口，價格在當時聯幣一萬元以上。當時張宗昌在濟南被人行刺身亡，屍首運抵北平，買了一口。余氏也買了一口。叔岩去世後的第二天入殮，二十一日「接三」，六月九日「三七」，靈柩移停法源寺，舉行公祭。

叔岩不幸去世的消息傳出，令梨園界震動，北平乃至全國，識與不識，同聲悼惜。國外從廣播中獲悉中國有一位最著名的京劇演員逝世，還誤以為是梅蘭芳，不少友人紛紛致電詢問。梅蘭芳當時剛從香港返回上海不久，驚聞噩耗，無限悲傷，含淚親書輓聯，托人送到北平公祭現場。張伯駒時在後方西安避禍，他在兩個多月前，已預料叔岩之病凶多吉少，擬好輓聯一副，托人輾轉送到叔岩靈前。正在上海演出的李少春得知消息後，脫下戲裝，中斷演出，一路大哭，趕到靈堂，納頭便拜，撫棺大慟，守靈一夜。陳少霖當時正隨毛世來在上海演出，未能趕回參加葬禮。票友下海的陳大濩，傾心余派藝術，素有「杭州余叔岩」之譽，他為了深造，腰纏萬貫，北上打算投拜余氏門下，時余在病中，久久未能如願。孟小冬生前曾說過，大濩專誠北上，擬向余叔岩問藝，屢次托人關說，已具成議，余亦允其來見。不料陳登堂之時，恰逢余叔岩喘疾大發，未能延見，緣慳一面。

次日北平戲劇報《三六九畫報》刊一文，其題目曰：〈陳大濩登堂未入室〉。大濩後求劉曾復謀劃，時陳向劉學戲，劉教其《沙橋餞別》。大濩對劉說：「在京逗留四年，拜師不成，巨資已花費殆盡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意欲請人疏通再去余府，就在病榻前叩首，完成拜師儀式。未知可行否？」曾復予以阻止，說：「萬萬不可！北方人習俗最忌諱這點，病床前磕頭，無疑是加速病人快去！」劉乃為陳獻策，令其求助竇公穎，送上幛子一頂，上寫叔岩恩師，下署弟子陳某。（此為劉曾復教授於一九九六年夏，在北京塔院寓所親口對筆者所述。作者注）此計果然奏效，一片赤誠，得以參加送葬行列，並與孟小冬、李少春、程硯秋（余叔岩外甥女婿）四人扶柩，竇為主持治喪總負責人。楊寶森是臨時由孟小冬派人

去把他叫來，方得躋於余門之列。為此竇森對孟小冬感激涕零，甚為恭敬。趙貫一是回族，乃背著家庭，隨漢族風俗參加了送殯儀式。

法源寺公祭大廳，四周掛滿了輓聯、挽幛及素色絲綢被面。梅蘭芳的輓聯是：「締交三世，遠武同繩，燈火華堂，贊樂獨懷黃幡綽。闊別七年，赴書驟報，風煙舊闕，新聲竟失李龜年。」上款是：叔岩三哥千古，下款是：世愚弟梅蘭芳敬輓。」孟小冬的輓聯是：「清才承世業，上苑知名，自從藝術寢衰，耳食孰能傳曲音。弱質感飄零，程門執贄，獨惜薪傳未了，心喪無以報師恩。」李少春的輓聯是：「教藝術心必期忠，品必期高，業必期傳，每念深思痛無地。論孝道疾不能侍，衾不能承，志不能繼，空負厚望恨終天。」張伯駒的輓聯是：「譜羽衣霓裳，昔日偷聽傳李謨。懷高山流水，只今顧曲剩周郎。」張伯駒先生晚年曾將這副輓聯改寫成七絕詩一首：「十年一夢是終場，死別生離淚奪眶。流水高山人不見，只今顧曲剩周郎。」張厚穀的輓聯是：「承三代伶官，賴斯人繼往開來，僅見衛賢綿絕脈。痛五年師事，有弟子服勞至死，群推不櫛是傳人。」這副輓聯詞的下聯，是寫的孟小冬。小冬於乃師臥病之際，侍奉湯藥，慇懃照料，大家一致稱她孝順。輓詞中所說的「服勞至死」，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。半老書生的輓聯是：「久病互秋冬，小部衣冠傳優孟。及門著桃李，少年湖海吊殘春。」（此輓聯上下句，巧妙嵌以「孟小冬、李少春」姓名）

公祭開始，弔唁人群紛紛向余氏遺像鞠躬、磕頭，內外親戚於靈前焚香、燒紙，這時叔岩繼配姚氏夫人攜著六歲的女兒慧齡，也來到靈柩之前，放聲大哭，向叔岩遺像跪拜之後，便叫傭人和保姆把用舊被面包裹著的兩大捆東西打開，然後一本本地扔向香火燒得正旺的銅鼎大香爐裡。周圍的人見了十分驚訝，原來姚夫人燒的不是紙錢、錫箔之類的祭品，而是叔岩生前祖傳的劇本，有的是經過叔岩訂正過的手抄本、工尺曲譜本以及聽譚戲的筆記、照片、戲衣等等。片刻之間，均化為灰燼。姚氏認為這些本子都是叔岩心愛之物，生前既然如此的寶貴，死後也應該用來殉葬。從前梨園行中的老先生們，大都是在病中

知道自己將要不不起的時候，就將自己的本子拿來，看著用火燒掉。「叔岩在生前自己沒有燒，也沒有關照要留給誰，我們家又沒有學戲的後人，所以我現在這樣做，是天經地義。也省得落到別人的手裡。」

姚氏所說的「別人」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指孟小冬。自從孟小冬進入余門學戲之後，姚氏就很不樂意，疑神疑鬼，後來更有酸意的嫉妒，因而挾怨在心。孟小冬曾為此感到莫大冤枉，頓足痛哭一場。不想姚氏在叔岩逝世後，竟採取了如此的報復手段，心胸實在太偏狹。或許是因為不知道這些祕本的真正價值，才做出這種無知的乖戾舉動。但不管她是出於何種原因，客觀上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。由於是在治喪現場，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對姚氏的這種過激行為和自私心理，也無可奈何，只能感到無比痛心。此時的孟小冬，既哭師喪，又眼看師父的「祕籍」被姚氏付之一炬，她站在一旁，無能為力，泣不成聲，淚水漣漣。

祭奠已畢，余叔岩的靈柩事先竇公穎等已商量決定，由孟小冬、李少春、程硯秋、陳大漢四人扶棺，送到永定門外余家墳地入土。十年後，因擴建糧庫需要，遷葬於北京西郊福田公墓。

一九五八年二月，余派傳人楊寶森在北京病逝，骨灰入土福田公墓。他曾要求親屬在他死後，把他安葬在余叔岩墓的近旁。從此，在中國京劇史上譜寫了光輝篇章的兩代傑出生行藝術家，帶著他們的一代英名，長年安息在這裡。

余叔岩走了！他的一生，在舞台上演出的時間總共不到二十年，而全盛時期至多只有六七年。他給人們留下的遺音僅有十八張半老唱片，從數量上看算不上很多，但卻都是經典性的稀世珍品。這有限的十幾張唱片，竟使人有一種終身鑽研不盡的感覺，確是後輩學者難以逾越的一座高山。

一九八二年春，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曾舉辦過一次京劇老唱片欣賞會，由戲曲音樂家劉吉典先生主持，到會的絕大多數人是研究京劇演唱藝術的同志和社會上的一些名流、專家，大家聽了余叔岩的唱片之後，無不為之讚歎。這也說明余派唱腔的影響之深遠。

（陳志明：〈陳德霖與余叔岩〉。詳見《余叔岩藝術評論集》第三十七頁）

著名余派傳人張文涓說：「研究余先生留下的十八張半唱片，不難發現，許多唱腔並不花哨、繁複，只是余先生演唱時吐字、發音、運氣、使腔的本領極為高明，一些勁頭、力度是常人所很難達到的（何況余先生音量並不大，又決不使拙勁）。」

北京大學教授吳小如先生曾在文章裡說道：「就拿余氏生平所錄製的十八張半唱片而論，不論內外行，無不奉為主臬；而且百聽不厭，百學不似，每聽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收穫，如入寶山，必不空回。」

上海戲校著名余派教師王思及先生也曾撰文說：「余生也晚，未能看到余先生光彩照人的舞台風貌。然而他留給後人的十八張半唱片，卻足夠我們學習一輩子，越學越覺奧妙無窮，每聽一遍必有新的收穫。真是經典範本，取之不盡。」

所幸，余氏一身衣鉢後來由他的愛徒孟小冬得其傳承，並在海外予以傳播，得以發揚光大。

